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國際衝突與危機研究之探討

Study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d Crises

doi:10.30390/ISC.199705_36(5).0002

問題與研究, 36(5), 1997

Issues & Studies, 36(5), 1997

作者/Author : 莫大華(Ta-Hwa Moh)

頁數/Page : 13-32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1997/05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705_36\(5\).0002](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705_36(5).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國際衝突與危機研究之探討

莫大華

(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摘要

對於研究戰爭和平學的人而言，國際衝突與危機研究是個混合戰略（安全）研究與和平研究的國際關係（政治）研究，它不像戰略研究，企圖以戰止戰而獲致和平，它也不像和平研究，企圖以棄戰止戰而獲致和平；它是一門較重視策略的國際關係（政治）研究，其研究是假定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特質，因而，國與國之間的利益衝突與危機，應先藉由策略予以防止與處理而避免升高發生戰爭。

本文主旨在於介紹衝突與危機研究在國際關係研究上，對於防止戰爭與促進和平所提出的處理策略，也就是防止、解決衝突與危機的措施；最後探討其與戰略研究及和平研究之差異。

關鍵詞：戰略研究、安全研究、和平研究、國際衝突與危機研究、危機管理

* * *

壹、前言

對於研究戰爭和平學（Polemology）^①的人而言，戰爭與和平之間的距離並不是一線之隔，特別是從和平到戰爭的距離，其中間存在著一段緩衝區，也就是衝突與危機的階段。人類社會存在著戰爭的現象，戰爭也未曾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上間斷過，和平也是和戰爭相互交替出現，著名國際關係學者 Kalevi J. Holsti 就統計一六四八～一九八九年間，所發生的一百七十七場重大的國際戰爭，探究戰爭（軍事力量的衝突）的起因與維持和平之道，指出和平處置不當即會成為戰爭之父，^②所謂和平

註① 戰爭和平學（Polemology）是以防止戰爭或甚至廢除軍事武力為目的而對戰爭與和平進行科學研究，戰爭和平學尋求藉由對於國與國之間使用暴力的科學知識來成就和平。Ivo Schabroeck, "Polemology," in Evrin Laszlo and Jong Youl Yoo, eds., *World Encyclopedia of Peace*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9), pp. 287~290.

註② Kalevi J. Holsti, *Peace and War: Armed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1648~19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53.

處置不當，就是未能妥善處理和平與戰爭之間的衝突與危機而發生戰爭。因此，學者爲了防止衝突與危機變成戰爭，遂發展出「衝突研究」(Conflict Studies or Research)或「危機研究」(Crisis Research)的國際關係研究領域。尤其是一九五七年，美國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衝突解決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on Conflict Resolution)開啓了「衝突研究」的黃金時期，該中心並出版衝突解決季刊(*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奠定了「衝突研究」的基礎。③最爲特殊的是加拿大新布恩斯威克大學(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衝突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flict Studies)的衝突研究季刊(*Journal of Conflict Studies*)更接受該國國防部支助而研究及出版；④英國的「衝突與恐怖主義研究中心」(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 and Terrorism)也出版了衝突研究(*Conflict Studies*)，都是著名的專門刊物。

衝突研究的目的就在研究衝突的避免、處理、解決與防止，其面向可從最廣泛的「人類面向」(human dimension)，以人類需要爲理論依據，探討個人與社會的衝突；⑤研究層面(aspect)則有心理、政治、社會、人類學及社會心理學等，探討衝突的成因、功能；⑥但就本文而言，強調的是國與國之間的國際衝突，也就是國與國之間發生戰爭或武裝衝突的危機。

誠如 Christopher R. Mitchell 所說，引介衝突研究這門新興研究的基本困難，在於此研究所使用的標籤(labels)含混不門確，難以界定爲人所接受的定義。⑦在後述文中有關衝突研究或危機研究是相互可以替代，本文無意對兩者作明確之區分，因爲國際關係學者在研究國際衝突時，亦多未特意加以區分；兩者差別在於危機發生戰爭的可能性較高，時間性較短，關切重點不同，對此稍後會予以說明。另外，本文將以衝突與危機管理涵蓋衝突或危機的避免、管理、解決與防止；並著重在衝突與危機管理，而不在衝突與危機的起因，⑧因爲探討國際衝突的起因，就等於是在探討戰爭

註③ 有關密西根大學在和平研究的角色與發展，可參閱 Martha Harty and John Modell, "The First Conflict Resolution Movement, 1956~1971: An Attempt to Institutionalize Applied Inter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5, No. 4 (December 1991), pp. 720~758.

註④ 該刊在一九九五年改爲現名，原名爲衝突季刊(*Conflict Quarterly*)。

註⑤ John Burton,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Preventi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0); Bruce D. Bonta, "Conflict Resolution Among Peaceful Societies: The Culture of Peacefulnes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3, No. 4 (Dec. 1996), pp. 403~420.

註⑥ David L.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ume 3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8), pp. 220~242; Stuart Oskamp, e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d National Public Policy Issu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85).

註⑦ Christopher R. Mitchell,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1), p. 1.

註⑧ 有關國際衝突起因的探討可參閱林碧炤，「國際衝突的研究途徑與處理方法」，問題與研究，第三十五卷第三期，民國八十五年三月，頁七~十二。

的起因，^⑨雖說這也是衝突與危機研究的副領域，但不是本文重點，更重要的是此副領域的研究主旨僅在理解衝突、危機及戰爭發生的相關因素，而無法找出其因果理論。^⑩本文較為重視的是衝突與危機研究所探討衝突與危機的升高、防止及處理，也就是衝突與危機發生前、中、後的處理措施與機制。

本文主旨在於介紹衝突與危機研究在國際關係研究上，對於防止戰爭與促進和平所提出的處理方式，也就是防止、解決衝突與危機的措施；最後探討其與戰略研究及和平研究之差異。

貳、戰爭與和平的緩衝區

戰爭與和平是來自人們心中相對比的欲望，戰爭是從欲望不滿足開始進行的行動，和平則是從欲望滿足開始進行的行動。^⑪人們總希望防止戰爭與促進和平，但在這兩者之間並不是一線之隔，戰爭既不是默然發生也不是隨性發生，它是會有所徵兆。戰爭畢竟不是遊戲，而是死生大事，不可輕而視之。敵對雙方在戰爭之前，會先有爭議、衝突與危機，但這並不意味著戰爭即循此次序或階段而發生。防止戰爭也就意味著除去危機，促進和平也就意味著防止危機，戰爭與和平之間的處置也就是在降低衝突與危機。Glenn C. Snyder & Paul Diesing 就說：「在和平與戰爭之間的聯結關係中，危機是國際政治最明確且最強烈的特質，它也是國際政治理論化的起點，更是在戰爭的普遍期望。」^⑫

Michael Brecher 則進一步認為衝突、危機與戰爭是相重疊的，也不是所有的危機會升高成為戰爭；危機也不必然發生於長期的衝突之內，戰爭亦復如此，三個概念的關係如圖一所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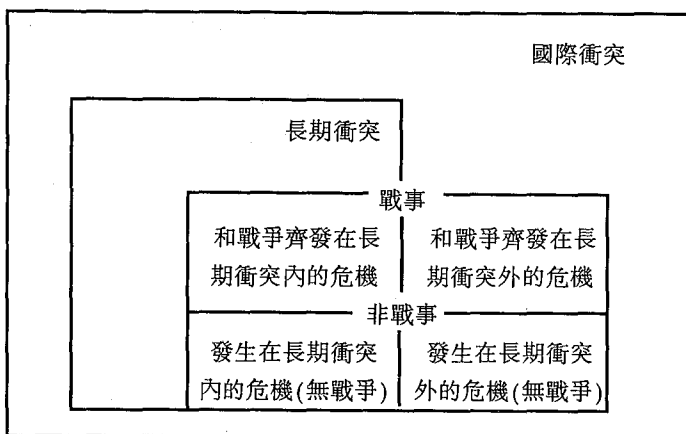
註⑨ 有關這點，值得詳閱 Jack S. Levy, "Theories of General War," *World Politics*, Vol. 37, No. 3 (April 1985), pp. 344~374; Jack S. Levy, "The Causes of War: A Review of Theories and Evidence," in Philip E. Tetlock et al., eds., *Behavior, Society, and Nuclear War*, Volume 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09~333.

註⑩ 有關此點的論辯可以學界對於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的「戰爭關聯研究計畫」(The Correlates of War) 的討論為例，請參閱 J. D. Singer, "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Interim Report and Rationale," *World Politics*, Vol. 24, No. 2 (Jan. 1972), pp. 243~270; J. A. Vasque, "The Steps to War: Toward a Scientific Explanation of the Correlates of War Findings," *World Politics*, Vol. 40, No. 1 (Oct. 1988), pp. 108~145; David Dessler, "Beyond Correlations: Toward a Causal Theory of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5, No. 3 (Sep. 1991), pp. 337~355; J. David Singer and Paul F. Diehl, eds., *Measuring the Correlates of War*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0).

註⑪ Paul Seabury and Angelo Codevilla, *War: Ends and Means*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89), pp. 17~32.

註⑫ Glenn H. Snyder and Paul Diesing, *Conflict Among Nations: Bargaining, Decision Making, and System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

圖一：Michael Brecher 的衝突、危機與戰爭關係圖



資料來源：Michael Brecher, *Crises in World Politics: Theory and Reality*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93), p.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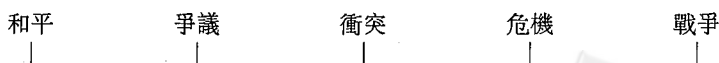
他也依據危機階段與期間而建構分析危機的統一模式（如圖二），藉以說明危機發展的過程及參與者間的互動及認知，而有助理解危機的發展及相關概念。

圖二：Michael Brecher 的危機的統一模式

階段	開始	升高	降低	衝擊
互動	初步的扭曲	極度的扭曲	和解	非危機互動
期間	危機前時期	危機時期	危機結束時期	危機後時期
認知	高過一般價值的威脅(壓力增加中)	真實威脅 + 時間壓力 + 戰爭(最大壓力)	威脅、時間壓力及戰爭消退(壓力降低中)	低危機的威脅、時間、戰爭(非危機威脅)

資料來源：Michael Brecher, *Crises in World Politics*, p. 27.

圖三：戰爭與和平的連續體圖



基於本文需要，我們以圖三說明和平與戰爭之間連續體的發展關係，並進而指出，衝突是危機的前一階段，危機是戰爭的前一階段，或許可以將衝突與危機過程分為三個階段，即衝突前、衝突中及衝突後三個階段，危機可說是衝突的延長，較偏重於

衝突中與衝突後的兩階段。國際關係學者之所以重視衝突與危機研究，就在於希望藉由衝突與危機管理策略而能避免戰爭的危險而促進和平。

由於國際社會或國際體系是個無政府狀況，也就是缺乏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威來管制國與國之間所發生的利益爭議，不可避免的會發生國與國之間的國際衝突，因而國際衝突是國際社會的特質，但這並不否定國際合作亦是國際社會的特質。在國際關係或國際政治研究上，國際衝突與國際合作都是重要的研究課題，^③都是希望促成國際社會穩定與發展。雖說學者對於國際衝突或危機的定義各有不同，^④但基於本文上述之主旨，本文對於國際衝突或國際危機的定義是國與國之間在進行滿足國家欲望的行動時，所產生的排斥性的敵對互動關係，隨著排斥性的增高而在時間壓力下，有採取軍事行動的高度可能性。基本上，衝突的排斥性較低而危機的排斥性較高，國際衝突關注於國與國之間互動關係的排斥性，如美國與古巴之間的衝突；國際危機是較為關注特定的事件（event），如一九六二年的古巴飛彈危機。

因此國際衝突與危機行為是介乎戰爭與和平之間的國家行為，Christopher R. Mitchell 就指出雙邊與多邊的國際衝突行為的類型如表一：

表一：Christopher R. Mitchell 的國際衝突行為表

類型：口頭上威脅或承諾；實際上具體執行

雙邊衝突行為	多邊衝突行為
1. 延緩交運援助	說服其他政府實施重要物品的經濟抵制
2. 停止援助或貿易 斷絕外交關係	說服其他政府實施禁運及凍結所有資產
3. 將對方投資予以國有化 沒收對方存款	說服其他政府結束或放鬆禁運
4. 動用武力損害對方人民或資產	說服其他政府提供援助或軍備防衛
5. 放棄或延緩特定的軍事行動	
6. 全面停火或休戰	
7. 恢復貿易或援助	
8. 提升貿易或援助	

資料來源：整理自 Christopher R. Mitchell, *op. cit.*, pp. 127, 137.

註^③ Seyom Brow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Global System: Toward a Theory of the World Polit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Inc., 1992), pp. 17~127; Robert Art & Robert Jervis, ed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ston: Little, Brown, 1986); James E. Dougherty & Robert L. Pfaltzgraff,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Joseph Grieco,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Helen Milner, "International Theories of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Strengths and Weakness,"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 3 (April 1992), pp. 466~496.

註^④ 有關學者對國際衝突或國際危機的定義，可參閱詹中原「英美國際危機管理體系——決策組織與過程」，收錄於葉兆琳主編，*美國外交與危機處理*（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民國八十二年），頁三~七。

Charles F. Hermann 認為國際危機行為對決策過程而言，是個情境(situational)變數，而對決策者有重大的影響；^⑥Christopher R. Mitchell 則進一步結合情境、態度與行為組成衝突結構，研究國際衝突（危機）行為。^⑦

戰爭的危險是來自危機與危機行為的三種不同層面，首先，戰爭危險是出現自磋商（bargaining）過程本身，戰爭危險是危機情勢既有的本質，而且包含了參與者所不希望也是其無法全面控制的風險與不確定性；最後是戰爭危險有可能是來自政府相關決策過程的不足與缺陷，所以危機管理是個冒戰爭風險的競賽或磋商過程。^⑧Thomas Schelling 就認為大多數的衝突情境，本質上是磋商情境，他並以磋商過程看待衝突行為，雙方可藉由策略而達到目的。^⑨因此，國際衝突與危機研究就是在研究國與國之間如何利用磋商策略，防止或解決因國家利益衝突所產生的戰爭危機。

叁、衝突與危機研究的議題、層次與理論

危機研究受到兩個思想學派所影響及指引，一個是危機處理思想，它傾向以官僚程序解決危機；另一個是危機決策思想，它關注危機的心理層面，也就是決策者的心理認知，以及這些認知對危機決策與結果的影響，但多數研究偏好後者。^⑩

衝突或危機處理的基本假設就是建立在戰爭與和平之間，存有可供管理的空間，Colin S. Gray 就認為危機處理是個兩方相互爭奪主導性（dominance）的競賽，在某種情況下，危機是可以成功地處理，例如國家利益被廣泛認為是首要的利益、軍事態勢允許採取敏感的軍事行動。^⑪然而危機管理是否可能呢？更深一層探討，也就是危機可以被控制嗎？或更深層來說就是戰爭可以被控制嗎？^⑫Richard Ned Lebow 就以

註⑥ Charles F. Hermann, "International Crisis as a Situational Variable," in James N. Rosenau,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A Reader in Research and Theor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9), pp. 409~421.

註⑦ Christopher R. Mitchell,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1).

註⑧ Phil Williams, "Crisis Management," in John Baylis et al., *Contemporary Strategy: Theory and Politics*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Inc., 1975), pp. 157~158.

註⑨ 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1~80.

註⑩ Joseph C. Seeger, "Crisis Research: The State of the field,"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tes*, Vol. 20, No. 3 (Fall 1995), p. 17.

註⑪ Colin S. Gray, *Strategic Studies and Public Policy: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2), p. 113.

註⑫ Richard Ned Lebow, "Is Crisis Management Always Possibl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2, No. 2 (Summer 1987), pp. 181~192; Michael Howard, "Temperamenta Belli: Can War be Controlled?" in Michael Howard, ed., *Restraints on War Studies in the Limitation of Armed Conflic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15.

古巴危機說明危機管理就像是古代的鍊金術，政府官員及許多學術研究者就像鍊金術士，以有限的知識處理核子危機。◎但這無損學者對衝突與危機管理的研究熱誠，以及政府官員對相關知識的渴求。誠如 Alexander L. George 所說：「我們（研究危機管理）的目的在發展危機管理所需的較好的一般知識，以及闡釋在危機升高為戰爭之前，管理與結束危機所可能經歷的主要障礙及威脅。」◎Daniel Frei 也指出，研究國際危機的目的在藉由限制及控制可能升高突發性衝突的武力而避免戰爭；化解危機中的衝突；建立及發展制度或「安全網」（safety nets），以因應未來的危機。◎然而，整個危機的「管理」範圍相當大，已非單純考量技術性、策略性的「危機處理」，因此 James L. Richardson 主張以含意較廣的「危機外交」（crisis diplomacy）取代「危機處理」，◎但多數學者仍習於使用「危機處理」一詞。

就危機研究範圍則可分為四個副領域，就是危機起源、危機時期的行為、危機管理及危機對行為者及國際體系的衝擊；◎若進一步說明，則衝突與危機研究的研究議題是相當廣泛的，只要是涉及外交政策的議題（如領土爭議、民族自決、經濟利益等）都是研究範圍，◎議題界定了衝突的對象，也就是界定了介入衝突的相關行動者及主題。Kalevi J. Holsti 就從議題去探討一九一九～一九八〇年間的國際衝突起源；◎Michael D. Intriligator 也依學者研究的分析途徑——分殊方程式、決策、賽局、磋商、不確定性、穩定、作用、反作用，及應用領域（即研究議題）——軍備競賽、戰爭始末、軍事戰略、危機升高、量化的軍備競賽、結盟、核子擴散、國防體制，將衝突理論歸納出八乘八的矩陣，分析衝突研究的狀況並建議可增强的研究方向。◎然而 Paul F. Diehl 則指出學者常基於現實政治（realpolitik）及研究便利的理由而忽視許

註◎ Richard Ned Lebow, "Is Crisis Management Always Possible?" pp. 181~192.

註◎ Alexander L. George, "Is Research on Crisis Management Needed?", in Alexander L. George, ed., *Avoiding War: Problems of Crisis Managemen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Inc., 1991), p. 5.

註◎ Daniel Frei, "Introduction: The Rationales and Implications of Crisis Research" in Daniel Frei, ed., *International Crises and Crisis Management: An East-West Symposium*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8), p. 3.

註◎ James L. Richardson, *Crisis Diplom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5.

註◎ Mats Hammarstrom, "Theory-Building in the Study of Cris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2, No. 2 (May 1995), p. 233.

註◎ James Rosenau, "Foreign Policy as an Issue Area," in James Rosenau, ed., *Domestic Sources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pp. 11~50; Thomas Brewer, "Issue and Context Variations in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17, No. 1 (March 1973), pp. 89~114; William Zimmerman, "Issue Area and Foreign Policy Process: A Research Note of a General Theor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7, No. 4 (Dec. 1973), pp. 1204~1212; John Vasquez, "The Tangibility of Issues and Global Conflict: A Test of Rosenau's Issue Typology,"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0, No. 2 (June 1983), pp. 179~192.

註◎ Kalevi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83), pp. 403~405.

註◎ Michael D. Intriligator, "Research on Conflict Theory: Analytic Approaches and Areas of Applic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26, No. 2 (June 1982), pp. 307~327.

多重要的議題，特別是在研究使用軍力的動機時，因此他建議就議題對國家的重要性（如風險或成本）、確定議題及發展衡量議題重要性的工具，來探討國際衝突。^④所謂議題的重要性也就是 Russell J. Leng 所說的「危機結構」，危機結構包括國家能力（特別是可用的軍事能力）及利益風險；^⑤Leng 的著作正符合 Diehl 的建議。

根據 Ole R. Holsti 的看法，學者對於危機決策的分析層次可分為民族國家、官僚組織、決策團體及個別的決策者四個層次，各分析層次有著不同的觀點如表二所示：

表二：Holsti 的危機決策分析層次表

	民族國家	官僚組織	決策團體	個別決策者
決策概念化	現實主義：單一的理性行動者	內部磋商過程的結果	團體內部互動	個人決策的結果
理論來源	政治學 歷史學 哲學	組織理論 官僚社會學 官僚政治學	社會心理學 小團體社會學	認知心理學 動態心理學
理論前提	國家利益及國際體系指導決策	中央組織的價值內化不完善 組織行為是政治行為 組織結構及標準作業流程影響決策實質與品質	菁英團體決定了多數決策 團體因其規模而不同 組織動力影響決策實質與品質	主觀評價與認知過程的重要性
理性決策限制	國家利益理解不當 錯算敵方的資源或動機 烏托邦式思考缺乏謹慎 國內政治干預	組織集中化、層級、專業化所造成的不良資訊 組織惰性 個體差異與組織一致性的衝突 官僚政治與磋商主導決策	團體效率不良 團體順從壓力 團體領導的素質 團體思考	對理性認知的限制 認知形成動力扭曲了資訊過程 有系統的因果分析 決策能力的個別差異 認知失調
決策預測危機 Vs. 正常情勢	當決策限制減少，其預測力將較高	當高品質的資訊及上級價值優於下級組織，其預測力易較高		當高度壓力消除了處理複雜問題所需能力時，其預測力較低

資料來源：Ole R. Holsti, "Crisis Decision Making," in Philip E. Tetlock et al., eds., *Behavior, Society, and Nuclear War*, pp. 14~15.

Michael Brecher 等人則從宏觀與微觀的分析層次建立研究危機面向與控制危機的分析架構；^⑥ Hanspeter Neuhold 則將危機管理分成戰略依據、應變規劃及運作架

註④ Paul F. Diehl, "What Are They Fighting For? The Importance of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Research,"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9, No. 3 (August 1992), pp. 333~344.

註⑤ Russell J. Leng, *Interstate Crisis Behavior, 1816~1980: Realism Versus Reciproc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45~65.

註⑥ Jonathan Wilkenfeld et al., *Cris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ume II, Handbook of Foreign Policy Crises* (New York: Pergamon Books Ltd., 1988).

構三個層次，提出現代危機管理的原則，如限制目標、武裝力量的漸進運用及當地化、保留雙方面子、與對方保持溝通、尋求廣泛的支持綱領、考量危機行為的先前效果；^③ Michael Brecher 以結構與過程的層次分析國際危機，結構層次包括國際體系、互動者特質、行動者特質、情境特質；過程層次包括(危機)開始、升高、降低及衝擊。^④ 這些都是較為特殊的分析層次，皆是嘗試結合各種分析層次而建構分析模型。

若就衝突與危機研究所運用的理論類別則可區分為：理性選擇理論、心理決策理論、敵對互動理論、官僚政治理論、系統理論。^⑤

理性選擇理論認為國際衝突是理性的扭曲，因而迫使決策者在較高的壓力、資訊量異常、時間緊迫、結果異常不確定的情形下作決策，但決策者可藉由釐清問題、理性分析目標與手段間的得失，以達到最大的效用而處理衝突；^⑥此理論最為人注意的是期望效用理論 (expected utility theory)，Bruce Bueno de Mesquita 是其中重要的學者，他假定外交政策是由理性、自利的政治領導人物所決定，他們的利益影響了戰爭的後果；也由於衝突與危機決策是在不確定的狀況下決定，因此政治領導人物是基於最大化其期望效用而決定行動，即使決定戰爭也是如此。^⑦心理決策理論則強調決

註^③ Hanspeter Neuhold, "Principles and Implementation of Crisis Management: Lessons from the Past," in Daniel Frei, ed., *International Crises and Crisis Management: An East-West Symposium*, pp. 4~18.

註^④ Michael Brecher, *Crises in World Politics: Theory and Reality*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93), pp. 29~52.

註^⑤ 本文引用 James L. Richardson 的分類，請參閱 James L. Richardson, *Crisis Diplomacy: the Great Powers Since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4~24；另外可詳閱 Michael Brecher, *Crises in World Politics: Theory and Reality*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93), pp. 8~25.

註^⑥ Michael Nicholson, *Rationality and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特別是第七章；Graham T.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1)，特別是第一及二章；Christopher R. Mitchell, "Ending Conflicts and Wars: Judgment, Rationality and Entrapment,"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 43, No. 127 (Feb. 1991), pp. 35~55；Bruce B. G. Clarke, "Conflict Termination: A Rational Model," *Terrorism*, Vol. 16, No. 1 (Jan.-March 1993), pp. 25~50.

註^⑦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 Expected Utility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4 (Dec. 1980), pp. 917~931；Bruce Bueno de Mesquita, *The War Trap*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Bruce Bueno de Mesquita, "The War Trap Revisited: A Revised Expected Utility Model,"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9, No. 1 (March 1985), pp. 156~177；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d David Lalman, "Reason and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0, No. 4 (Dec. 1986), pp. 1113~1129；Roslyn Simowitz and Barry L. Price, "The Expected Utility Theory of Conflict: Measuring Theoretical Progre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4, No. 2 (June 1990), pp. 439~460；Jack S. Levy, "Prospec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etical Applications and Analytical Problem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3, No. 2 (June 1992), pp. 283~310；Jack S. Levy, "Loss Aversion, Framing, and Bargaining: The Implications of Prospect Theory for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7, No. 2 (April 1996), pp. 179~195.

策者主觀的心理認知與壓力，決策者的個人性格與特質影響到其在衝突與危機時期的行爲。㉔敵對互動理論尤其注意對敵人意象（images）的認知，由於敵對的相互意象而發生互動衝突，當所產生的敵對互動關係已威脅到國家利益，決策者須在時間壓力下決策，這涉及到雙方資訊溝通的認知問題，危機會升高就是因為對敵意象不信任而錯認或誤判訊息。㉕官僚政治理論是主張官僚體制間及其與政治體制間的政治協商，是危機處理的決定因素，危機決策反映出特定政治人物或機構的政治權力。㉖系統理論認為國際體系的極性結構（polarity）的權力關係決定了國際衝突，危機是個國際體系現象，可藉由改善體系而解決，特別是超強在國際衝突的地位，㉗較為特殊的是 Immanuel 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理論，以資本主義體系的邊陲與中心國家間的關係，說明世界危機。㉘

註㉔ Phil Williams, *Crisis Management: Confrontation and Diplomacy in the Nuclear Age* (New York: Wiley, 1976), pp. 73~78;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Thomas C. Wiegale et al., *Leaders Under Stress: A Psychophysiologica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Cris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5).

註㉕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ichard Ned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特別是第五~八章;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Keohane,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Richard K. Herrmann and Michael P. Fischerkeller, "Beyond the Enemy and Spiral Model: Cognitive-Strategic Research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3 (Summer 1995), pp. 415~450; Christopher R. Mitchell,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pp. 71~162.

註㉖ Graham T.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pp. 144~184; Glenn H. Snyder and Paul Diesing, *Conflict Among Nations*, pp. 480~493;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and Jacquelyn K. Davis, eds.,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s: The Participants Speak* (Massachusetts: Lexington Books, 1990).

註㉗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Systemic Polarization and the Occurrence and Duration of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22, No. 2 (June 1978), pp. 241~266; Kari Mottola, "Systemic Crisis: Lessons of Regional Détente," in Daniel Frei, ed., *Managing International Crises*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1982), pp. 185~198; Alan Ned Saabrosky, ed., *Polarity and War: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Inc., 1985);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d David Lalman, "Empirical Support for Systemic and Dyadic Explanation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World Politics*, Vol. 41, No. 1 (Oct. 1988), pp. 1~20; Zeev Maos, "Power, Capabilities, and Paradoxical Conflict Outcomes," *World Politics*, Vol. 41, No. 2 (Jan. 1989), pp. 239~266; Steven L. Spiegel, ed., *Conflict Management in the Middle Eas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

註㉘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Essays on the Changing World-Syst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The World-System after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0, No. 1 (Feb. 1993), pp. 1~6.

肆、衝突與危機升高及其影響因素

危機反映著敵對者間的衝突狀態，但衝突不必然反映出危機，而且危機的焦點通常是在單一事件，危機時間也較衝突時間為短。^④衝突的升高是權力鬥爭的邏輯結果，^⑤敵對者間的敵對關係產生惡性循環，迫使衝突升高，也可說衝突的升高意味著危機的到來，危機如果處理不當，則會升高危機而增加發生戰爭的風險。

Jonathan Wilkenfeld 等人認為決策者回應危機的方式有以下九點：^⑥

- 一、順從——投降、不採取行動。
- 二、口頭行動——抗議、威脅、投訴、提出要求等。
- 三、政治行動——顛覆、結成反對聯盟、外交制裁、斷絕外交關係、終止條約等。
- 四、經濟行動——禁運、傾銷、財產國有化、撤銷經濟援助等。
- 五、其他非暴力行動——如改變部隊行進方向。
- 六、非暴力的軍事行動——兵力展示、演習、動員、部隊調動、改採攻擊性的軍事態勢。
- 七、包括非暴力軍事的多重行動——如提出正式抗議、動員後備軍人及調動戰艦。
- 八、暴力的軍事行動——邊境衝突、以有限部隊越境、入侵空中領域、擊沉船艦、海空事件、轟炸大目標、大規模的軍事攻擊、戰爭。
- 九、包括暴力軍事的多重行動——如以軍力反抗入侵並要求聯合國派兵。

Kalevi J. Holsti 認為在衝突或危機階段時，國家採取的行動依程度可分為：^⑦

- 一、抗議通牒 (notes) ；
- 二、否認與指控 ；
- 三、召回大使諮詢 ；
- 四、撤回駐對方首都的大使 ；
- 五、威脅對方如不停止行動，將會遭致嚴重後果 ；
- 六、威脅採取有限或全面的經濟抵制或禁運 ；
- 七、發動海內外宣傳，廣泛的正式指責對方 ；
- 八、採取有限或全面的經濟抵制或禁運 ；

註④ Michael Brecher, "Introduction: Crisis, Conflict, War-State of the 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7, No. 2 (April 1996), p. 128.

註⑤ Anatol Rapoport, "Conflict Escalation and Conflict Dynamics," in Raimo Vayrynen et al., eds., *The Quest for Peace: Transcending Collective Violence and War Among Societies, Cultures and Stat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87), p. 163.

註⑥ Jonathan Wilkenfeld et al., *Cris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ume II, Handbook of Foreign Policy Crises* (New York: Pergamon Books Ltd., 1988), p. 63.

註⑦ Kalevi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p. 407.

九、正式斷絕外交關係；

十、非暴力的軍事行動——警戒、取銷休假、局部或全面動員；

十一、阻撓或關閉與對方的交流、旅遊活動；

十二、正式封鎖；

十三、有限度地使用武力、報復；

十四、戰爭——根據目標、武力層次、地理範圍等等而有很大不同。

若以武力作為衝突與危機升高的指標，我們可以區分出下列的層次：

表三：武力層次表

武力威脅

威脅使用武力：一國威脅將以其常備部隊向他國武裝部隊或領土開火

威脅封鎖：一國威脅利用船艦或部隊封住他國領土，以禁止進出

威脅占領領土：一國威脅利用軍事武力占領他國全部或部分領土

威脅宣戰：一國威脅發布向他國宣戰的正式聲明

武力展示

警戒：一國常備部隊集中向他國增加軍事備戰

動員：一國將其原先未活躍的武裝部隊予以活躍化

展現武力：一國集中向他國公开展示其軍事能力，不包括作戰

武力使用

封鎖：一國利用船艦或部隊封住他國領土，以禁止進出

占領領土：一國利用軍事武力占領他國全部或部分領土，至少二十四小時

軍事武力的其他使用方式：一國利用常備部隊向他國武裝部隊、人口或領土開火，或是進入他國領土不到二十四小時

奪取：一國從他國奪取物質或人員，至少二十四小時

資料來源：Charles S. Gochman & Zeev Maoz, "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 1816~1976 : Procedures, Patterns, and Insights, "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28, No. 4 (Dec. 1984), p. 5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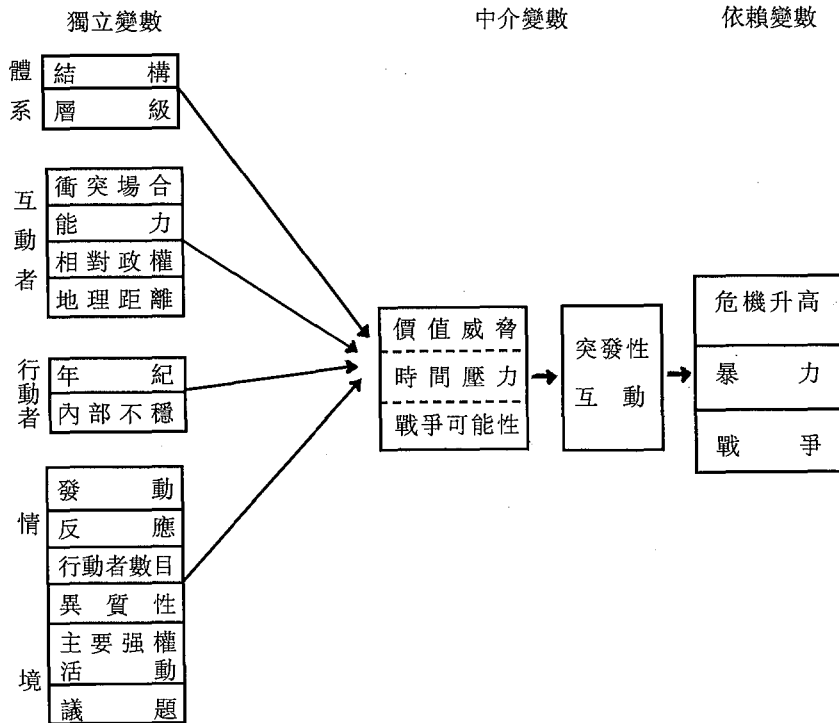
研究國際衝突與危機的學者認為國家面臨衝突與危機升高時，就必須予以處置與控制，以避免衝突與危機轉變成武裝衝突或戰爭。也就是如上所述，採取不同層次的作為。然而，影響國家採取不同層次作為的原因是什麼呢？也就是影響衝突升高的因素是什麼呢？這其中包括地理因素、人口成長、經濟競爭、軍備競賽、^④聯盟結構、^⑤對

註^④ Michael D. Wallace, " Arms Races and Escalation, " in Melvin Small and J. David Singer, eds., *International War : An Anthology* (Chicago : The Dorsey Press, 1989), pp. 238~248 ; Paul F. Diehl, " Arms Races and Escalation : A Closer Look, " in John A. Vasquez and Marie T. Henechan, eds.,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eace and War : A Text Reader* (New York : Lexington Books, 1992), pp. 93~102 ; Michael D. Intriligator and Dagobert L. Brito, " Can Arms Races Lead to the Outbreak of War ? "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28, No. 1 (March 1984), pp. 63~84 ; Susan G. Sample, " Arms Races and Dispute Escalation : Resolving the Debate, "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4, No. 1 (Feb. 1997), pp. 7~22.

註^⑤ Jack S. Levy, " Alliance Formation and War Behavior : An Analysis of the Great Powers, 1495~1975, " in John A. Vasquez and Marie T. Henechan, eds., *op. cit.*, pp. 3~29.

敵人的意象、㉔國內的政治結構、㉕時間壓力、㉖政權類型、㉗對衝突升高的容忍代價、㉘嚇阻情境、㉙權力動機、㉚……等等，學者對此並沒有一致的觀點；而且學者也較為忽視對衝突與危機升高的研究。㉛較為特殊的是 Michael Brecher 將影響（衝突）危機升高的因素，依其變數特性整合為（衝突）危機升高模型（如圖四），詳細地界定各項因素並及其相互關係。

圖四：Michael Brecher 的（衝突）危機升高模型



資料來源：Michael Brecher, "Crisis Escalation: Model and Find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7, No. 2 (April 1996), p. 217.

註㉔ 例如對敵人不信任、怪罪、負面猜測、視為罪惡、零合思考、不予同情等，參閱 Kurt R. Spillmann and Kati Spillmann, "On Enemy Images and Conflict Escala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 43, No. 127 (Feb. 1991), pp. 57~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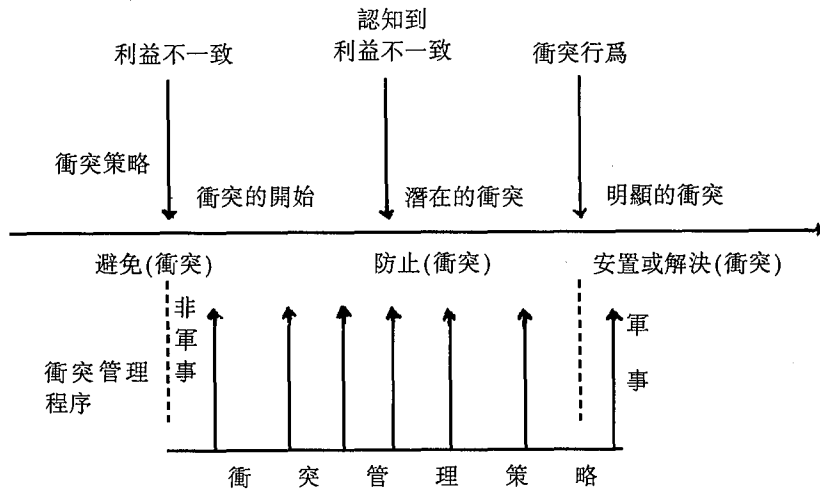
註㉕ James D. Fearson, "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No. 3 (Sep. 1994), pp. 577~599; R. L. Schweller, "Domestic Structure and Preventive War: Are Democracies More Pacific?,"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 2 (Jan. 1992), pp. 235~269.

註㉖ Ole R. Holsti, *Crisis, Escalation, War* (Montreal: McGi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7~25; Louis Kriesberg and Stuart J. Thorson, eds., *Timing and the De-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1).

伍、衝突與危機管理策略

當衝突與危機升高，就必須予以處理或管理，使之戰爭的可能性予以降低，並減少衝突與危機對國際體系或當事國的衝擊，也就是要能控制衝突與危機的升高。因此，衝突與危機研究提出許多管理策略。從衝突開始就進入了管理的程序，經由管理策略而安置或解決衝突，隨著衝突與危機的明顯化而管理策略的軍事性程度也就越強，如圖五所示。

圖五：衝突管理程序圖



資料來源：參考 Christopher R. Mitchell, *op. cit.*, p. 256.

註① J. Joseph Hewitt and Jonathan Wilkenfed, "Democracies in International Crisi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2, No. 2 (1996), pp. 123~142; Joanne Gowa, "Democratic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Dispu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3 (Summer 1995), pp. 511~522; Zeev Maoz and Nasrin Abdolali, "Regime Type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1816~1976,"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3, No. 1, (March 1989), pp. 3~35; Michael Mousseau, "Democracy and Militarized Interstate Collaborati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4, No. 1 (Feb. 1997), pp. 73~87.

註② Lisa J. Carlson, "A Theory of Esca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9, No. 3 (Sep. 1995), pp. 511~534.

註③ Paul Huth, "Deterrence Failure and Crisis Escal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 1 (March 1988), pp. 29~45; Steven J. Brams and D. Marc Kilgour, "Threat Escalation and Crisis Stabil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1, No. 3 (Sep. 1987), pp. 833~850; Frank C. Zagare, "NATO, Rational Escalation, and Flexible Respons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9, No. 4 (Nov. 1992), pp. 435~54.

註④ Bill E. Peterson et al., "Laboratory Tests of a Motivational-Perceptual Model of Conflict Escal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8, No. 4 (Dec. 1994), pp. 719~748.

註⑤ Richard Smoke, *War: Controlling Escal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4~8.

學者分別提出個人認為有助防止與解決衝突的策略，如 Luc Reyhler 提出衝突防止措施的類型（如表四）來涵括整個衝突管理程序。

表四：Luc Reyhler 的衝突防止措施的類型表

處置衝突	締造和平	—經由強制而強壓解決方案 —司法爭議處置 —談判（傳統方式與替代方式）
	建立和平	—態度的措施 —社經的措施 —政治的措施——監督選舉、增強民主化過程及人權
處置衝突機會結構	非軍事措施	—政治外交措施 —法律措施 —經濟措施 —資訊性的教育措施
	軍事措施	—核武嚇阻 —集體安全制度 —集體防禦制度 —軍備管制 —信心暨安全建立措施 —執行和平計畫 —和平維護
處置決策過程		—降低錯誤認知 —創造一個較不繁瑣的決策制度 —尋求一個較好的衝突防止策略

資料來源：Luc Reyhler, "The Art of Conflict Preven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Werner Bauwens et al., eds., *The Art of Conflict Prevention* (New York: Brassey's, 1994), p. 6.

Jonathan Wilkenfeld 等人也提出危機處理的主要策略：⑤

- 一、談判——正式的、非正式的、雙邊的、多邊的、國際的、外交的意見交換；
- 二、調停——由全球或區域組織、盟國或盟邦人員出面調停；
- 三、不包括暴力的多重行動——如禁止降落本國基地；
- 四、非軍事的壓力——保留原有的經濟援助承諾；
- 五、非暴力的軍事行動——具體行動（如部隊演習、重新部署）、口頭行動（如部門權威領袖口頭或書面聲明威脅使用武力）；
- 六、包括暴力的多重行動——如用兵及危機處理策略；
- 七、暴力——用兵。

張京育也從外交政策行為提出危機處理策略：⑥

註⑤ Jonathan Wilkenfeld et al., *Cris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ume II, Handbook of Foreign Policy Crises*, p. 69.

註⑥ Chang Kin-Yung (張京育),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Crisis Management: An Inventory," in Daniel Frei, ed., *Managing International Crises*, pp. 199~209.

- 一、維持溝通管道暢通；
- 二、維持溝通明確；
- 三、視爭議僅是利益衝突而不是原則衝突；
- 四、懇請第三者介入；
- 五、不理會挑釁行動；
- 六、分離衝突及分散危機；
- 七、有智慧地靈活與自制使用武力。

他同時也提出應避免的外交政策行爲：

- 一、發出最後通牒；
- 二、威脅對方的核心價值體系；
- 三、將道德原則與利益衝突混合；
- 四、壓迫對方超過特定底線或使用武力。

聯合國前祕書長蓋里 (Boutros Boutros-Ghali) 認爲聯合國已發展出控制與解決國家之間與國家之內衝突的不同手段，其中最重要的有預防外交暨締造和平 (peace-making)、維護和平、衝突後建立和平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裁武、制裁及執行和平，前三種是在衝突當事者同意時運用，後三者就無須衝突當事者的同意了，預防外交是前祕書長 Dag Hammarskjold 所創，經由早期預警及資深熟練外交官的私下外交 (quiet diplomacy)、預防性的兵力展示，以早期行動防止衝突；維護和平則是在當事國同意、派兵公平地維護當地、除自衛外不使用武力；衝突後建力和平則包括解除軍事化、小型軍備管制、制度改革、改善治安與司法、監督人權、選舉改革、社會及經濟發展；執行和平是對妨礙和平的威脅及侵略，採取排除的行動。^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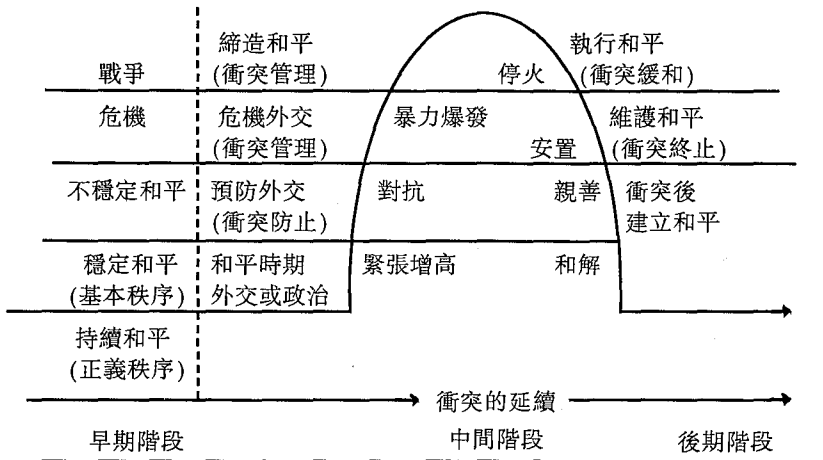
Michael S. Lund 則強調預防外交在防止衝突的重要性，特別是在不穩定的和平階段，預防外交可防止暴力的衝突，各種手段與危機發展階段的關係如圖六所示；它也提出預防外交在防止暴力衝突所可採行的政策與手段 (如表五)，包括軍事 (限制使用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非軍事 (強制外交、非強制外交) 及發展與治理 (促進國家經濟及社會發展、普及與執行人權及民主、促進和平解決衝突的全國統治結構) 的途徑。^⑩

由上可知，國際衝突與危機研究相當重視危機處理的策略，也就是重視經由磋商策略防止戰爭或降低戰爭風險，因爲衝突與危機行爲就是磋商過程。研究國際衝突與危機的學者，特別是關注於危機處理的學者，更樂於提出危機處理的策略，例如 Michael Brecher 就是著名的學者。這也正是國際衝突與危機研究務實的地方，它認清戰爭與和平之間的聯結關係，而不是將戰爭與和平分立分離，也就是它相信無須運

註⑨ Boutros Boutros-Ghali, *An Agenda for Peace*, 1995 (New York :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1995), pp. 12~29. 有關聯合國防止衝突的制度可參閱 Luise Druke, " The United Nations in Conflict Prevention, " in Werner Bauwens et al., eds., *The Art of Conflict Prevention*, pp. 22~71.

註⑩ Michael S. Lund, *Preventing Violent Conflicts : A Strategy for Preventive Diplomacy* (Washington D. C. :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6) .

圖六：Michael S. Lund 的衝突與防止手段發展圖



資料來源：Michael S. Lund, *Preventing Violent Conflicts*, p. 38.

表五：Michael S. Lund 的管理策略表

I. 軍事途徑

- | | |
|----------------------------------------------------------------------------------------------------------------------------------------------------------------------------------------------------------------------------|----------------------------------------------------------------------------------------------------------------------------------------|
| <p>A. 限制武力的使用</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軍備管制典則 (包括監測) 信心建立措施 非侵略性協議 先制性的和平維護部隊 (以嚇阻及約制) 非軍事區、安全區、和平區 軍備禁運、封鎖 非攻擊性的防禦兵力態勢 軍事交流計畫 | <p>B. 威脅或使用武力</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嚇阻政策 安全保證 維持或恢復當地或區域權力平衡 使用或威脅使用有限的兵力展示 |
|----------------------------------------------------------------------------------------------------------------------------------------------------------------------------------------------------------------------------|----------------------------------------------------------------------------------------------------------------------------------------|

II. 非軍事途徑

- | | |
|----------------------------------------------------------------------------------------------------------------------------------------------------------------|--------------------------------------------------------------------------------------------------------------------------------------------------------------------------------------------------------------------------------------------------------------------------------------------------------------------------------------------------------------------------------------------------------------------------------------------------------------------------------|
| <p>A. 強制外交措施 (沒有使用武力)</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外交制裁 (斷交、撤銷國家承任或國際組織成員身分) 經濟制裁 道德制裁 (譴責違反國際法) 戰爭法庭、戰犯審判 | <p>B. 非強制外交措施 (沒有使用武力)</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非司法性 訴諸國際 (道德說服衝突當事國進行和解) 宣傳 (直接向違反國際原則的國家宣傳) 事實調查委員會、觀察團、現場監測 (人權與暴力狀況) 雙邊談判 (敵對雙方之間) 第三者的非正式外交諮商 (由官方出面) 第二軌外交 (非官方、非政府組織出面) 斡旋 第三者調停 質詢委員會或其他國際質詢委員會 懷柔姿態、退讓 (敵對單方或雙方互惠、投桃報李、漸進回報) 非暴力策略 經濟援助或政治誘因 (以引起對方合作) 司法或準司法 和平處理爭議的機制 仲裁 (由終身職法官裁決) 判決 |
|----------------------------------------------------------------------------------------------------------------------------------------------------------------|--------------------------------------------------------------------------------------------------------------------------------------------------------------------------------------------------------------------------------------------------------------------------------------------------------------------------------------------------------------------------------------------------------------------------------------------------------------------------------|



III. 發展及治理途徑

- | | |
|----------------------------------------------------------------------------------------------------------------------------------------------------------|-------------------------------------------------------------------------------------------------|
| A. 促進國家經濟及社會發展政策
預防性的經濟發展援助(在傾向衝突的國家或地區)
預防性的私人投資(在傾向衝突的國家或地區)
經濟貿易(與傾向衝突的國家或地區)
經濟整合(以達成互賴)
經濟改善與水準
雙邊社會合作計畫(社會、文化、教育、科學、
技術及人文事務) | C. 促進和平解決衝突的全國統治結構
權力分享
鞏固
聯邦主義
聯邦制
邦聯制
自治區域
分裂區域
分離區域
託管地、保護國(國際資助) |
| B. 普及與執行人權及民主
政治約制(配合經濟援助)
設定國際人權標準
人權控訴
監督選舉
軍事諮商(有關軍事專業主義及軍人的社會角色) | |

資料來源：Michael S. Lund, *Preventing Violent Conflicts*, pp. 203~205.

用戰爭取得和平，戰爭只是不得已的最後手段；它也相信和平不是永久，唯有認清衝突的必然性，進而運用控制衝突升高的策略來避免戰爭及延續和平的時期。

陸、衝突(危機)研究、戰略(安全)研究及 和平研究的差異^⑥

戰略(安全)研究^⑦假定和平的國際關係並不是憑空而來，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內，有時必須以戰爭保護與防衛其領土、政治、經濟、社會的完整性，因此戰爭在適當情況下，是理性的手段，但找出結束戰爭之道，卻是超越人類的理性，亦即永久和平是不存在的。國家安全政策傾向反映出同時避戰與備戰的雙重性質，即是國家安全政策的本質是在不危及本身安全下，維持及追求權力而獲致安全。

和平研究則是承認國際體系會失序，但人們應追求和平而非安全，因為保存國家權力並不是和平的首要原則，它只是核心價值之一，其他還有防止戰爭、社會正義和經濟福祉，戰爭是因為我們對和平的結構及衝突的本質，缺乏理解的結果，若能理解，則永久和平是可欲的、可能的。Richard Ned Lebow 在一九八八年就以「和平暨安全研究」(Peace and Security Studies)一詞而非單一的安全研究或和平研究，指涉和平研究與安全研究的多學科、科際整合研究性質與未來。^⑧

註^⑥ 有關安全研究與和平研究的探討，可參閱拙著，「『安全研究』之趨勢」，*問題與研究*，第三十五卷第九期，民國八十五年九月，頁六一~七八；「和平研究：另類思考的國際衝突研究」，*問題與研究*，第三十五卷第十一期，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頁六一~八〇。

註^⑦ 就戰略研究在美國的發展而言，戰略研究是等同安全研究，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1), p. 373.

註^⑧ Richard Ned Lebow,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the Future of Peace and Security Studie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9, No. 3, (Sep. 1988), pp. 507~525.

衝突與危機研究則是和戰略研究一樣假定戰爭是理性手段，但卻是最後的手段，在發生戰爭之前，可藉由處理策略的妥善運用而防止戰爭，以各方認同的策略解決衝突與危機而促進和平，它既不似戰略研究以現實主義的思考戰爭與和平；也不似和平研究以理想主義思考戰爭與和平，它承認戰爭的可能性，但也認為戰爭是可以避免的，它務實地思考和平研究所提出的促進和平的途徑，特別是在衝突與危機發生之前或之初；一旦衝突與危機升高，也應使之降低戰爭風險，非必要之時，不以戰爭為達成和平的手段，因此，學者以往多以「和平暨衝突研究」(Peace and Conflict Research)合併稱述。^④

戰略(安全)研究、和平研究與衝突研究都是以防止戰爭為研究目的，然而三者從方法論到原則及世界觀都有明顯的差異，根據 A. J. R. Groom 的看法，這三種研究是有所差異，其差異摘要如表六所列示。但由於三者所處理的相同問題日漸增多，以及後冷戰時期世界所面臨的威脅本質是多面的，且其解決方案最好是混合各種途徑，採用三者的專業知識，因而致使三者有了共通的基礎。^⑤尤其在後冷戰初期(1989~1995)國際社會發生的武裝衝突，多是國內的武裝衝突，國與國之間武裝的衝突只占極少數(9/325次)。^⑥

表六：戰略研究、衝突研究與和平研究比較表

	戰略研究者	衝突研究者	和平研究者
概念分析架構	現實主義者	世界社會	結構論者
世界觀	國家為中心	非國家中心論	階級或世界體系取向
衝突本質	人類遺傳本質	地方固有的本質	結構內不相容的利益
衝突觀	客觀	主觀	客觀
解決途徑	操縱與運用威脅體系	支援性技巧	革命
分析者角色	上層黨派	非黨派	下層黨派
研究焦點	能力、硬體戰術	相互關係	結構暴力
研究目標	基於武力平衡的秩序與穩定	合法化的解決衝突	革命後的和平

資料來源：A. J. R. Groom, "Paradigms in Conflict: the Strategist, the Conflict Researcher and the Peace Research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4, No. 2 (April 1988), p. 114.

註^④ Michael P. Sullivan, "Peace and Conflict Research: Development," in Evrin Laszlo and Jong Youl Yoo, eds., *World Encyclopedia of Peace*, pp. 176~178.

註^⑤ Patricia Stein Wrightson and Alice Ackermann, "The Nexus Between Peace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n Michael T. Klare, ed., *Peace and World Security Studies: A Curriculum Guide* (Boulder: Lynn Rienner Publishers, 1994), p. 55.

註^⑥ Peter Wallensteen and Margareta Sollenberg,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War? Armed Conflict, 1989~1995,"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3, No. 3 (Sep. 1996), pp. 353~370.

但這並不意味著國際衝突或危機在未來不會轉變成戰爭。因而對於戰爭與和平的研究而言，這三種研究是相輔相成的科學研究知識，雖說三者從方法論到原則及世界觀都有明顯的差異，然而在研究實務上，他們相互重疊的，所謂安全暨和平研究、衝突暨和平研究都是時常出現在學術用語上。對於戰爭和平學的研究而言，衝突研究則在戰略研究與和平研究之間，提出較為重視策略、技巧的防止戰爭促進和平的研究途徑，這三種研究應是相輔相成而不是互相排斥的研究。

柒、結 語

對於研究戰爭和平學的人而言，國際衝突與危機研究是個混合戰略（安全）研究與和平研究的國際關係研究。它是一門較重視策略的國際關係研究，其研究是假定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特質，國與國之間的利益衝突與危機，應先行藉由策略予以防止與處理而避免升高發生戰爭。其研究知識的目的就在藉由限制及控制可能升高突發性衝突的武力而避免戰爭，並化解危機中的衝突及建立及發展制度，以因應未來的危機，也就是防止戰爭的發生。

雖然戰略（安全）研究、和平研究與衝突研究都是以防止戰爭為研究目的，然而三者從方法論到原則及世界觀都有明顯的差異，然而在研究實務上，他們相互重疊，也由於三者所處理的相同問題日漸增多，以及後冷戰時期世界所面臨的多面向威脅，而且其解決方案最好是混合各種途徑，並採用三者的專業知識，因而致使三者有了共通的基礎，也因此「戰爭和平學」是三者共同的名稱，都是在提供人類防止戰爭與促進和平的知識。

*

*

*

